

彭士禄和马淑英 相濡以沫半世纪

彭士禄，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，也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。他的核事业，同样凝结着妻子马淑英的心血和智慧，她是他身后的无名英雄。

一见钟情

1953年，马淑英18岁，在长春读完高中后，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苏联留学。到达莫斯科后，大使馆安排她第二天前往喀山化工学院。手中的纸条上写着一个名字：彭士禄。他是留苏学生党支部书记，到时，他会去车站接她。

那天，随着如潮的人流，马淑英走下火车，站台上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异常显眼，他们都是来接她的。在大家的热情问候中，马淑英询问：“哪位是彭士禄？”

这时，一个身材不高、有些瘦弱的年轻人走过来与她亲切握手：“热烈欢迎你，小马！火车上累吗？今天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到院长办公室报到。”

这个说话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，正是彭士禄，当时在喀山化工学院学习机械。

彭士禄是革命烈士彭湃之子，他4岁成为孤儿，童年两度入狱，吃百家饭长大，后来在周恩来安排下到了延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组织安排下去苏联留学。

也许，缘分是天生注定的。一向沉稳冷静的彭士禄在见到马淑英之后顿生好感。握手的那一刻，是他一生中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幸福情感”。到学

校后，彭士禄带她熟悉校园、去见院长。兄长般的照顾，让初到异国的马淑英倍感温暖。

马淑英就读的是有机系，班里只有她一个留学生，在一群奔放的苏联学生中，娇小而聪慧的她，常常成为大家的焦点。她的笑容也经常浮现在彭士禄的脑海。从此，他们在校园里有了“偶遇”，顺理成章地，再一起到图书馆看书。交流多了，他越发喜欢她，还给她起了个好看的俄文名字：“玛莎”。

对彭士禄，马淑英非常崇拜，尤其是听他讲述童年坎坷的经历时，敬意油然而生。此后，在校园里、小河边，他们经常一起读普希金的诗，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谈理想与报国。

双重动力

每次和“小玛莎”在一起，彭士禄的眼神总是热烈而多情。可是这爱的信号，让马淑英陷入了矛盾之中。尽管彭士禄人品好，有才干，而且是烈士之子，但自己出身并不好。她的刻意躲避，让彭士禄加紧了追求，总是找机会去见她。终于有一天，她鼓起勇气问：“你为什么非要追我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呀！”

彭士禄认真地说：“家庭出身不是由个人选择的，但走什么路是由个人选择的。我父亲也是大地主出身，可他把自家地契烧了，把土地分给农民。你虽然出身不好，但你自己积极要求进步，思想向上就是好的。”

真挚的话语打动了马淑英，开始认真考虑恋爱关系。她给远在广东的

姐姐写信询问意见，姐姐的答复是：“只要你们真心相爱，‘门第’不应成为障碍。”

心结解开了，从此，他们把清风和明月编织成一首爱情的诗歌。

爱国情怀和美好情感成为双重动力，1956年，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“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”称号。学业完成，他收拾行囊准备先行回国。恰在此时，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，他建议彭士禄留下来，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。

对此，彭士禄的答复是：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当然愿意。”

就这样，彭士禄继续留在苏联，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核动力。“我们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，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一头扎进去，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。当时，那种奋进不息、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。”

紧张学习之余，他不忘关心马淑英。那时，马淑英也转到了莫斯科一所学院，每逢节假日，他们都一起度过。有一次，马淑英做实验炸伤了脸，脸上裹着层层纱布，她担心脸上留疤痕，彭士禄笑着安慰她：“我不嫌弃你！”

远离祖国和亲人，他们互相支持、鼓励，情感也越来越浓烈。

1958年，两人双双以全优成绩毕业，先后回到祖国。彭士禄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，马淑英则去北京化工学院做了一名教师。不久，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没有添置任何东西，两只行李箱叠在一起，就组成了温馨的小家。这一年，他33岁，她23岁。

建功立业

那时，正值国家准备研制核潜艇之际，彭士禄被委以重任，担任了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。然而，除了一腔热血，他们没有图纸，没有资料，更没有相关领域的专家，甚至连核潜艇是什么样都不知道。靠着报纸上的两张模糊照片，以及一位外交官从美国为孩子带回的潜艇模型玩具，他们开始了研发。

“我们大多数人不懂，搞核潜艇全靠四个字——自学。”团

队里，绝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彭士禄一边自学，一边义不容辞当起了老师。短短两年时间，他让几十个外行全部成了尖兵。

基础工作做扎实了，“一声令下，打起背包就走。”1965年，彭士禄带领一支队伍奔赴四川深山“909”基地，开始准备建设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。

为了支持彭士禄，马淑英放弃了热爱的教育事业，不顾自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，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随他来到湿冷的西南。

靠着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，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；而马淑英，也转行做起了核科技研究工作，并多次获得科技成果奖。

1970年12月26日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，用了不到六年时间，彭士禄奇迹般地带领大家造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。自此，中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。

1974年8月1日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“长征一号”，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。最后的安装调试时，彭士禄腹痛难忍，在海军总医院，他被诊断为急性胃穿孔，手术切除了3/4的胃。医生还发现，他的胃上，早已有一个因穿孔后自愈而留下的疤痕。

核潜艇建造完成后，彭士禄又于花甲之年接过了建设核电站的担子。他南下广东，负责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，被称为“核电事业拓荒者”。

“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，一是核潜艇，二是核电站。”这两件事，让他被永远铭记。

退休后，彭士禄终于有时间和马淑英一起重温家庭的快乐，他又变回了那个风趣幽默的学长。彭士禄跟人开玩笑说：“在我们家啊，玛莎第一，女儿第二，外孙女第三，保姆第四，女婿第五，我排老六。他们人人都可以管我，‘欺负’我，我在家里可是最没有地位的！”

2011年，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日子戛然而止，“小玛莎”因心脏病突然去世。十年后，2021年3月22日，彭士禄告别人世。遵他遗愿，他和“小玛莎”的骨灰被融入大海，在另一个世界，他们继续相伴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杨新英/文

文天祥设计除霸

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，公元1263年任瑞州（今江西高安市）知府，到任以后，常以平民身份深入社会底层，了解民间疾苦。当时瑞州城里有两霸，一个外号刘巡检，一个外号阎员外，他们狼狈为奸，作恶多端，却因贿赂权势，长期逃避应有的惩处。就在这时，刘、阎派人给文天祥送来五百两银子和一担礼物，文天祥佯收贿赂，回信请他俩改日来官府叙谈。

刘、阎高兴地赴宴，不料席间一无肉，二无酒，仅有四碟炒青菜。他们对视一想，认为新知府是装穷，想敲竹杠，这正中下怀，于是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大人过分清苦，恐怕有失身份，如若手头不济，请予明示。”文天

祥答道：“不瞒二位，下官家里人口众多，至少也有五六万吧，如今债台高筑，十分困难，二位如能高抬贵手，少则也要接济五六万两。现请二位到公堂商量商量吧。”

刘、阎二人觉得话中有话，面红耳赤，低头不语，无奈地跟着来到公堂。按照文天祥的事先安排，立即击鼓升堂，二霸知道大事不好，跪在地上，两厢群众蜂拥而出，历数罪行。文天祥高坐公堂，查实二人草菅人命，强夺民女，罚银六万两，后以此款救济苦难百姓和整顿地方武装。文天祥将计就计，巧除瑞州两霸，佑福于民，被百姓称为“文青天”。

据《思维与智慧》曾洪根/文

图说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